

日本書紀卷之五十一 皇極天皇二十二年

〔萬曆〕 粵大記

94
K296.5
5
:32

K296.5

22
2

〔萬曆〕粵大記

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

書目文獻出版社

B 008290



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

〔萬曆〕粵大記

出版 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號)

印刷 民航印刷廠台灣分廠印刷

開本 十六開本 787×1092 毫米

定價 柒拾貳元

書目 ISBN 7-5013-0884-9/K·88

(明) 郭棐 纂

〔萬曆〕粵大記

三十二卷

萬曆

曆

大

正

曆

卷

一

據日本內

閣文庫藏

明萬曆間

刻本影印

BC40/27

日本藏中國罕見
地方志叢刊

楊殿珣題

出版說明

地方志是我國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古代文化發展史上特有的現象。方志的編撰源遠流長，代有修撰，明、清時期達到頂峰，產生了許多優秀之作。方志的價值也越來越多地為人們所認識，它不僅是編修新志必不可少的基礎和參考，也是今天研究古代文學、民俗學、歷史地理、天文礦藏、古代農業生產、自然災害，特別是明、清以來社會歷史發展情況的資料寶庫。

據《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不完全統計，流傳至今的歷代方志有八千二百餘種，其中不少流散海外，為日本、法國、美國、加拿大等國所收藏，我國國內僅有存目。為保存祖國文獻，發展民族文化，滿足國內的研究需要，北京圖書館通過各種渠道，主要是國際交換的方式，廣泛查尋，搜集流散於海外的方志，並製成縮微膠卷。我社對這批膠卷進行整理，選取了其中現為日本所藏，國內罕見的地方志近百種，編成叢刊，影印出版。

本叢刊的取舍原則以書的內容價值為主，同時兼顧版本的情況，擇優而從。選入本叢刊的方志主要是明、清兩代所修，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原刻本，有十餘種《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未予記載；另外，有些方志《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雖收錄，卻記載有誤。還有個別方志，國內雖有刻本，但版本不精，雖有膠卷，而未及影印，廣大讀者不易得見，我們也選入了本叢刊。

《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將陸續分冊出版，預計兩年出齊。原則上，每種書為一冊，但是卷數少者數種合為一冊（以地區劃分，歸類相聚，各類中文以修撰時間先後為序，卷數多者一種析為數冊。我們在影印編輯過程中，除對個別明顯錯簡、倒置的地方進行糾正外，其餘則儘量保持原書的面貌。

本叢刊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圖書館普通古籍組薛英、伍躍、鮑國強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楊殿珣先生並於百忙中為叢刊題簽，在此，我們謹致謝忱。

書目文獻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二月

粵大記卷之二

事紀類

嶺南郭崇萬州甫編

武周開粵

周武王既成殷十有三年乃正九服微法以南海地
在東南楊州之裔定為藩服乃經九地而并收其田
野九八蠻之距揚越者為蠻揚十八年夏王南巡狩
陳詩至于南海成王七年周公作周髀以測日景蔡
方述而成之言北極出地至朔方而益高南極入地
至南海而益下十年交趾合浦西南有越裳氏者重

三譯而獻白雉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費政
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國之黃者曰天無烈
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於是來
朝周公致為子宗布使者迷其途周公賜以軒車五
乘皆為司南之制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春年
至其國二十有一年春四夷朝于成周畢貢方物蠻
楊以崔是曰王命夷王八年楚子熊渠伐揚粵勝之
自是南海叛服不常惠王六年楚成王揮布德施惠
結好於諸侯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

中國於是南海臣服于楚頭王三十五年楚伐楚
子熊商大敗之越遠散徙南海上足為百粵自丹
陽羊獅梅里至于嶺表皆楚王子孫也秦始皇二十
五年定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皆守尉監而越非三十
六郡之限別置南海尉以典之以番禺為南海郡尉
史祿為南海郡監二十九年秦皇利粵之犀角象齒
玳瑁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
鐘城之嶺一軍守交趾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
守南野之路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

監繡轉餉又一軍鑿渠而通糧道以與粵人戰殺西
於若譯叶宋而粵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
秦器然駭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
數十萬三十三年遣任囂趙佗擊南越平之置三郡
以任囂為南海都尉趙佗為龍川令治之是年秦使
趙佗將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三十四
年謫治獄吏有罪者戍南越地三十七年始皇東巡
狩至會稽於大禹望于南海更名大越曰山陰外越
蓋謂東臨南越也二世元年使趙佗踰五嶺安百越

佗知中國勞極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始皇可共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漢高祖元年冬十二月粵將軍梅傾帥戶將胡嘗隊行搖母餘從漢王破秦兵入關拜胡嘗母餘俱爲都尉是年任囂卒佗遂代囂爲尉借據南越云

外史氏某曰子嘗窮究粵事云在昔唐虞禪教暨于南交時猶徃征莽莽未得與齊齊充箕森然列也哀周武王十一年定爲蠻揚此則我粵入中國之始成王十年越裳氏重譯獻雉此則

我粵朝貢之始惠王六年王命楚子熊憚鎮南方夷起此則我粵遠治之始顯王三十五年楚子熊商伐越大敗之越遂散處江南海上此則百粵肇迹之始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南海爲郡屠睢作尉史祿領監至三十三年以越佗爲龍川令此又百粵列郡邑置守令所緣始也迨漢唐以來鬱然煥然稱陳區矣非武王周公開創於前孰臻茲哉子故表而出之俾知粵之開基者頌武周之功不衰而邇粵之劍盛者嘉趙佗之勳不朽於厥原上

詎容泯沫耶夫紀載貴探其根源而無取于浮蓋若者志所存則猶有當商榷者如康王十有八年王使人如楚昭王十有六年王帥伐荆次于漢十有九年王帥師伐荆天大睦雉免皆震喪六師于漢荆王三十有八年徙戎于南土夫曰楚曰荆曰漢皆與粵無間也而所謂南土者攻之通曆言遷戎下太原徙其衆葢于南土則自太原之南而言耳奚得遙及于粵哉又如成王元年春藩服朝于閩門八年春王初泝泝藩服來賓十有九年夏王

初徙行藩服來朝元王二年丁卯越滅吳安王十六年楚吳起帥師伐越夫曰來賓曰來朝皆非頗括粵也而所云越者攻之史記越子勾踐滅吳吳夫差自殺則自會稽之越而言可安得繼及于粵哉且楚澤膠舟竹書可証豈云南海之濱島望于海史記可稽何謂南交之境乎見載微物無于于五嶺星聚東井又何係于百粵乎諸如此類均當剛之蓋國言無藉於浮華而信史最嫌於漫汎也博覽者其尚綜核焉

尉佗稱藩

秦壹天下略定楊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任蓋為右海尉二世時蓋燭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秦為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可知所安南海僻遠恐盜兵侵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交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為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蓋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閔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

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為守假秦已滅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武王漢高帝既定天為天下勞苦釋佗不誅十一年使陸賈賜佗印綬詔曰身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部使與百粵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佗居南方自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戍戍粵人相攻擊之俗蓋止俱賴其力今立佗為南粵王與剖符通使和輯百粵毋為南海亭賈至尉佗賜結其諾見陸生陸生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

天下及天姓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帝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蒙蔽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強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逐誅項有威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校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係強於此漢誠聞之檣燒王先人家夷滅宗

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及復今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所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也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純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貴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耳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留陸生與飲數月曰粵中無

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間所不聞賜陸生彙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得射他為南粵王今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高后四年夏五月有司請禁南粵關市鐵器他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令高后聽聽臣別異發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係中國擊手滅南粵而并王之自為功也五年春他自稱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數縣而去高后遣將軍陸應侯寬擊之會暑濕士卒大疫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越他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

馳駱復為馬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併帝乃為他親家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復使陸賈使南粵賜他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幸比藩于代道里遼遠聖後懷恩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請呂為變傾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陸應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守

閩修治先人家前口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為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足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使南粵南粵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

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人大故粵火也高皇帝幸賜臣他重以為南粵王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以外粵金飲田器馬牛羊即予子壯毋與此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鄉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及又聞聞老夫父母墳

莫已壞則兄弟宗族已殊論史臣血淚曰今內不得
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
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
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諫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過
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弱而稱王
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
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安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
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
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

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日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
也久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
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
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畝生翠四十雙孔雀
二雙牀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
外史氏梁曰南粵秦之餘百山海之險塞積
行遼遠之口毅然與中國抗衡亦悍然桀騫哉
乃陸賈援頰於前戰功支吾後之陸其吮而

奪之柄以一使之任當十萬之師豈不忼快壯
乎終子雲富強請之誠奮請讓之勇卒以粵而
舉國內屬凡稱奇功顯績能稱鋒銳而智不免
斧礮蓋說有利有不利時也彼伏波接船二將
軍塞拊收越拓地開疆亦竟供罷于法何獨惜
夫終童耶子最嘉越陀推結臣夫耳乃能聞言
而悟嚮義而趨明於舜分以小事大有文王服
殷之誠炳於幾先變逆為順有大易明哲之識
卒能王粵五世謂非南徵中蒙傑與其後藏

也則絲綸氏林雙少季內燕書曰北維之辰詩
曰昏婦領城自古戒之矣矣獨粵哉矣獨粵哉
漢將平南

漢武帝建元四年仲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
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母
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應兵唯
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為與師遣兩
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嶺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
之是天子使靈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

子乃爲臣與兵討關起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破必使首行矣均方日夜表入見天子助遂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卷其意安謝不及助既去南越南越大臣皆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元鼎四年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入宿衛在長安取邯鄲陳氏女生子與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璽上書請

立陳氏女爲后與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嬰齊尚樂禮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去北內諸侯固稱病遂不見嬰齊薨諱曰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王及太后以入朝又令諫大夫終軍使越說其王入朝北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纜爲南越王致之關下軍遂往說越王衛尉各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後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

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群臣求內事因使者上書請北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北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五年十一月南越王王太后傍治行裝重齎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仕宦爲長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丞相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得衆心愈於王至是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

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若不能首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笑敢依嘉見此日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王太后嘉遂出令其弟兵託會稱病不肯見王又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去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太

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往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却壯士故齊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樂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播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

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千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設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春三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戍侯樂樂婢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

軍揚僕出豫章下湟水歸義越侯鼓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爲下類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濬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齊相卜式上書請天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宗廟列侯以金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六年冬樓船將軍揚僕入越

地先陷尋陞破石門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以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集樓船攻收越人縱火燒城伏波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城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弘討建德越郎都督得嘉戈船下牂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

鄒師還上益封伏波封樓船為將軍侯蘇弘為海常侯都稽為臨蒸侯及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等四人皆為侯

外史氏集曰漢武帝與兵擊東越以安南越德之洽於南越也甚厚而少季滯亂呂嘉昏繆不克仰承德意且擊滅韓千秋等兵於是遺伏波樓船諸將軍率師南下踰年而考定之分其地為九郡乃百粵始屬中國收圖以迄于今則伏波樓船之宏烈也當遣千秋時淮南王安上言

曰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長瘴熱暴露水居蠶蛇蠱生疾疢多作未血月而病死者十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失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擊渠通造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歸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火當此之時內外騷動民不聊生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且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敢校也知使越人蒙傲倖以

逆執事之頗行斷與之卒有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羞之其後韓千秋等兵為呂嘉所擊滅而使者皆遇害則安之言非過也是役也予獨惜終軍以妙齡奉使死於其職通志未及表章之宜勸忠之義乎予故別為之傳庶覽者知其志焉

盧循寇廣

晉安帝隆安二年初琅邪人孫泰學妖術於錢唐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於廣州王雅薦泰

八 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嘗作符終因王恭之亂以討恭為召收合兵眾聚資逆億三吳之人多從之識者皆憂其為亂以中領軍元顛與之善無敢言者會討孫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元與元年春三月孫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士女死亡殆盡恩恐為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及妓妾使死者以百數謂之水儂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循湛之曾孫也神米清秀雅有材藝少時沙門忠遠嘗謂

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太尉玄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為末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忿慕不已夏五月盧循自臨海入東陽太守玄遣撫軍中兵參軍劉裕將兵擊之循敗走二年春正月至秋八月劉裕屢破盧循循浮海南走三年盧循寇南海攻番禺廣州刺史濮陽吳隱之拒守百餘日冬十月壬戌循夜襲城而陷之燒府舍民室俱盡執吳隱之循自稱平南將軍備廣州事聚燒骨為大家葬於洲上得獨體三萬餘枚又使徐道覆攻始興執始興相阮

之義熙元年盧循遣使貢獻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權以循為廣州刺史徐道覆為始興相循遣劉裕監督探裕報以續命湯循以前琅邪刺史王誕為平南長史誕說循曰誕本非戎狄在此無用素為劉鎮軍所厚若得北歸必蒙寄任公私際會仰答厚恩循甚然之劉裕與循考公遣吳隱之選循不從誕復說循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便探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邪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循遣隱之與誕俱還六年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

循不從道覆自至番禺說循曰本住嶺外豈以理樞於此傳之子孫邪正以劉裕難與為敵故也今徐頊兵盛城之下未有還期哉以此思歸死士擗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朝廷當以君為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甲歲餘以書徵君裕自將屯豫章遣諸將拔帥銳師度廣嶺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徐雖南還無能為也君若不回便當帥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而

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與數千人至淮山間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尚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甚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即命

登舟舟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衆乃太安是四月蔡
 宋裕至建康以江州覆沒表達章綬詔不許青州刺
 史諸葛長茂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各將
 兵入衛建康豫州刺史毅之從弟也秋七月庚申
 循自蔡州南還海陽留其黨范崇茂將五千人據廣
 陵甲子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
 內史蘭陵蒯思中軍諮議參軍孟懷玉等帥衆追隨
 八月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建威將軍會稽孫處
 振武將軍沈田子帥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田子棟

子之兄也衆皆以為海道艱遠必至為難且分撤見
 力非日前之急裕不從較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
 破賊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江州
 刺史庾悅以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庚戌
 心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
 其舊民悅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
 諸鄉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
 裕知其欲戰十二月己卯進軍大雷庚辰盧循徐道
 復帥衆數萬塞江而下前後莫見舳舻之際裕悉出

輕艦帥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
 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執以蹙之循悉悉泊
 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烟焰漲天循兵大敗走還尋
 陽將趣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丙申裕軍至左里不
 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麾竿折沈于水衆垂怪懼
 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備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
 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循軍紆所
 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納其降附有其逼畧遺
 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徑還

禹道覆走保始興裕拔建威將軍褚裕之行廣州刺
 史裕之親之曹孫也裕還建康劉毅惡劉禕之每從
 容與裕言禕之權太重裕益親任之七年春正月劉
 藩帥孟懷玉等請將追盧循至嶺表二月壬午懷玉
 克始興斬徐道復三月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
 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於劉藩曰番禺城雖
 險阻水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孫李高衆
 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破還據廣州凶銳復振矣是
 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備走